

深山里的“香椿经”

记者 刘渊 文/图



陈道军位于山顶的香椿园，头茬香椿芽已经采摘。



任吉香的香椿园，树下套种着土豆。

了几个钱，现在套种下来，收入翻了好几倍。”

“像任吉香这样精细管理的套种户，全镇有不少。”杜明在地头算了一笔增收账：清明前后采头茬香椿芽，亩均产50公斤，一公斤能卖40元；紧接着挖土豆，亩产1000公斤，每公斤2元；土豆收完种两茬野油菜做成榨酸菜，亩均再增收2000多元。一亩地一年的综合收益，稳稳超过6000元。陈道军的土地肥力不足，又没精力搞套种，种香椿亩均收入约800元。“粗放和精细，要看各家劳力。镇里不强求统一，只求每块地都有人种、能增收。”杜明说。

这种灵活的套种模式，让过去产出为零的碎片地，第一次拥有了复合的产出能力。

家庭农场转出“立体循环”

如果说套种是1.0版本，腰庄村的万园丰农场则展示着2.0方案——从平面种植走向立体循环，从单一农业走向三产融合。

该农场常年吸纳10余名周边村民作为固定用工，60岁的彭祥和老伴就在其中。二人采香椿、分拣、打包，日结100元，足够家里开销。“以前靠子女接济，现在能挣钱，还能和伙计们说话。”彭祥成说。他身后的农场是一个高效运转的“微型循环经济”：30亩密植改良“红芽香椿”，亩产超150公斤，比普通品种增产近2倍、市场价格翻番；林下散养6万只蛋鸡，吃草吃虫，鸡粪发酵还田；修剪的枝条卖给客商制成环保建筑模板。

“香椿树浑身是宝。”公司负责人陈华友说，鲜芽销售、林下养殖加枝条加工，亩均产值突破1万元。更深远的是，部分农场已签约成为本地中小学劳动教育实践基地，采摘季组织学生来此劳动实践；同时面向游客开放，吸引他们走进农场采摘香椿，既丰富了旅游体验，也扩大了毛坝香椿的知名度。

“我们正一步步打通一二三产，从种植打底，到产品加工，再到文旅体验，形成完整产业链。”陈华友说。

目前，这类以密植香椿为产业核心的农场，毛坝镇已培育了5个，总面积超600亩。

集体经济守住民生底线

前端种得好，后端更要卖得稳。早春头茬香椿芽是市场的“硬通货”。毛坝镇采取“农户自主销售+集体统筹外销”双线模式，九成以上由农户就近在市场交易，同时组织镇村干部、返乡青年开展直播带货、开设网店，今年已线上销售2.5万余公斤，销售额超150万元。镇里还与电商企业建立长期合作，统一包装标准、完善物流体系，确保香椿芽新鲜直达。

如今，一件件产自毛坝镇的香椿芽正通过快递发往福建、广东、浙江等地，端上了全国消费者的餐桌。

到了4月下旬，二采、三采的椿芽纤维变粗，市场价格大幅跳水，过去常烂在地里。该镇想了兜底收购的办法：由村集体经济牵头，以每公斤高出市场价4元的价格收购，进行标准化处理。杜明介绍，镇上帮助改造了染沟村的榨酸菜生产线，同时用于香椿加工，通过蒸汽杀青、锁鲜工艺处理后，统一包装外销，今年预计加工鲜香椿产品10吨，为村集体增收10万元。在染沟村的加工车间里，杀青后的椿芽翠绿透亮，工人们正打包装箱。她还表示，镇里计划联合食品企业研发香椿酱等深加工产品，进一步延长产业链、提升附加值。

在毛坝镇，受益于香椿产业的不仅有任吉香这样的老人，还有不少留守妇女和低收入人群。40岁的邓宗花，三个孩子上学，丈夫在外务工。她种了13亩香椿，农闲时还在本地务工，两项年收入超3万元。“以前只能在家照顾孩子，没收入，心里慌。现在既能照顾家又能挣钱，真好！”

兜底收购不仅给产业托了底，更让群众吃了“定心丸”，让大家敢于多种一亩香椿、多套种一季作物，真正实现“种得放心、卖得安心、挣得舒心”。如今，毛坝镇的“香椿经”念得清晰而坚定。全镇2350亩香椿基地实现丰产稳产，全年总产量超15万公斤，综合产值突破300万元，带动470余户1400多位群众人均增收2100余元，其中60岁以上群众占比超七成，留守妇女和低收入群众占比近三成。

春雨无声，漫山香椿正蓄力抽芽。这颗小小嫩芽，不声不响，把山里人的日子一寸寸垫高，也把人心一寸寸照亮。

记者手记

在毛坝镇采访期间，我感触颇深：乡村振兴，不在于摊子铺多大，而在于发展路能否贴合一方水土、惠及一方百姓。单看规模，毛坝镇香椿产业并不亮眼。但它的价值恰恰藏在每一组惠民数据里——让最需要帮扶的群体实现了家门口就业增收。这份扎根深山的特色产业，发展逻辑清晰而务实。面对山区劳动力外流、留守群体以老人和妇女为主的现状，当地因地制宜，筛选出管护简单、门槛不高的香椿产业，让留守

群众就近有事干、稳定有收入；面对耕地零散破碎、坡地居多的短板，创新推行林下套种模式，盘活闲置边角土地，填满四季田间收益；面对农产品市场波动、晚茬椿芽滞销难题，依托村集体经济兜底收购、精深加工，打通产销堵点；立足山区生态保护底线，推行种养循环模式，发展绿色农业，守护绿水青山。雨后的毛坝，云雾从山腰升起。任吉香和老伴收工回家，背篓里是最后一茬鲜香椿，也是他们生活的底气和希望。

劳动的接续

柯贤会

我沿江堤走着，不觉已近晌午。日头有些烈了，将江水照得粼粼地晃眼。我拐进老城一条僻静的街巷，想寻个凉荫歇脚。却见一处老屋的檐下，坐着一位老篾匠。他看起来有八十多岁了，脸颊深陷，如风干的核桃，一双手却依然宽大，骨节嶙峋，正编着一只竹篮。青黄的篾条在他膝上跳跃、交织，发出“吱吱”的、极柔韧的摩擦声。他不看我，只盯着手里的活计。那目光是浑厚的，可一落到篾条上，便立刻有了神，像老琴师抚上琴弦的瞬间。身边的石板上，已放着三四只编好的物件：小巧的菜篮、淘米的笊篱、捕虾的竹篓。每一只都精巧、匀称，泛着竹子特有的温润光泽。时光在这里，仿佛被他的手驯服了，变得和那些篾条一样柔顺，可以被编织，被赋予形状。

我蹲在一旁，看了许久。他偶尔抬起眼皮，看我一眼，也不说话，又低下头去。终于，他编完最后一根篾，用一把磨得锃亮的小刀，利落落地剔去毛刺。那只篮子便完完整整、清清爽爽地立在他脚边，像一个新生的、沉默的生命。

“老师傅，编了多少年啦？”我轻声问。他咧开嘴，露出稀疏的牙，声音像从一口很深的井里提上来：“打从记得事，就在摸这个。先是我爹编，后来自己编。以前编得多，家家要用。现在……”他顿了顿，用下巴指了指那只崭新的篮子，“也就编个意思。年轻人不用这个了，塑料的，轻巧。”

“那您还编？”

“手闲着，心就慌。”他慢吞吞地说，用粗糙的拇指一遍遍摩挲着篮沿，仿佛在抚摸一个婴儿的脸颊。“竹子是好东西，长在地里，吸饱了日头雨露，有魂的。把它编成物件，这魂就有了着落。我这双手，也就没白长。”

我心头蓦地一热。这平淡的话语，竟比许多堂皇的道理更震撼人心。劳动于他，早已超越了谋生的手段，成了一种生命存在的方式——一种与那“有魂”的竹子呼吸与共的默契，一种对抗时间虚无的、最朴素的哲学。他编织的，哪里只是一只竹篮？他是在用一

生的耐心与技艺，编织着属于他自己的、致密而坚韧的时间。这劳动，便是他生命的锚，沉在岁月的最深处，让他不被时代的洪流轻易卷走。

辞别老篾匠，日头已西斜。我慢慢往回走，心里装着那沉静的江水，记忆里清苦的茶香，和那双编织着时光的嶙峋的手。这座叫作安康的小城，在节日将至的喧嚣边缘，却依然固守着它自己的节奏。

我突然明白了：我原想寻找一个“五一”的宏大主题，歌颂某种波澜壮阔，可劳动的模样，或许恰恰藏在这些最微末、最静默的瞬间里。它在妇人一起一落的捣衣声里，在奶奶一捻一摘的指尖上，在老篾匠一编一织的专注中。它并非总是与“创造”的辉煌相连——更多的时候，它只是一种“接续”。像汉江水，接续着山脉与平原；像采茶，接续着春天与杯盏；像编竹，接续着生长的竹子与生活的容器。它接续着技艺，接续着记忆，更接续着一种人与土地、与万物相处的最本分、最虔诚的姿态。

这劳动，是无声的诗歌。它的平仄，是呼吸；它的韵脚，是汗水滴落泥土的印记；它是这个节日最深沉、最贴骨的底色。它不张扬，却支撑着所有可见的繁华；它很微小，却定义着“生活”真正的重量。

我抬头，见天际最后一抹霞光正温柔地笼罩着这座江边的小城。明日便是“五一”了。我想，真正的庆典，或许不在喧嚣的锣鼓与飘扬的彩旗中，而在每一个如汉江水般不舍昼夜的流淌里，在每一双如老篾匠般将时光编出光泽的手上。

我家的劳动「勋章」

潘文进

父亲这辈子只领过一张奖状。那张乡党委颁发的“烤烟生产大户”奖状，至今还贴在老家堂屋正中的泥墙上，纸面早已泛黄，边角略有破损，但纸上字迹与朱红印章，依旧清晰可见。

父亲是个老实巴交的庄稼人，没读过多少书，就连自己的名字，也写得歪歪扭扭。记忆里，父亲的身影如同任劳任怨的老黄牛，终日与土地相依相伴。种烤烟本就是极艰苦的营生，育苗、移栽、打顶、抹杈、采摘、烘烤，工序环环相扣，半点也马虎不得。每到烟叶烘烤时节，父亲常常彻夜守在土烤房旁，添火调温，熬得双眼通红。

那一年夏天，雨水调匀，阳光充沛，父亲栽种的烟叶长势格外好。采摘时节，他请来村里乡邻帮忙，一筐筐烟叶源源不断运回院里。编竿、装炉，整日里忙得脚不沾地。待到一炉炉金黄油亮的烟叶出炉，父亲便蹲在地上，逐片翻看打理。粗糙的指尖轻轻摩挲着柔软的叶瓣，脸上褶皱缓缓舒展，像秋日里悄然绽开的棉桃。

年末村里召开表彰大会，父亲获评“烤烟生产大户”，领到了此生唯一一张奖状。这是他一辈子最引以为傲的荣誉。他小心翼翼地端端正正贴在堂屋正中。母亲打趣：“贴那么高，还怕旁人看不见？”父亲不言语，只憨憨地笑着，可眼里的光，怎么也藏不住。

我是在父亲的烟地里长大的孩子。年少时每个暑假，我都跟着他在烟田打烟杈、捉青虫。烈日当头，烤得人浑身发烫，加上烟叶细密的绒毛蹭在胳膊上，刺得又痒又疼。我常心生抱怨，父亲总是闷声叮嘱：“不想一辈子种地，就好好读书。”

这句话，父亲念叨了许多年。他不善言辞，讲不出什么大道理，翻来覆去就那么几句：“好好念书，将来吃公家饭，不用再扒拉土坷垃了。”他把所有希望都寄托在儿女身上，如同精心侍弄他的烟

苗一般，只盼我们踏实成长、争气成才。

我没有辜负他的期望。那些年，我一边帮父亲下地劳作，一边发奋苦读。毕业后又回到家乡从教。

站上讲台的那一刻，我在心里默默立下心愿：要像父亲善待土地那样善待每一位学生，兢兢业业，尽心尽责。二十余载从教路，我从青涩青年教师一步步成长为学校教学骨干。教过的学生一茬接一茬，有的金榜题名，走出大山；有的返乡创业，扎根乡土，成为建设新农村的中坚力量。每每见证他们的成长与蜕变，我便心生自豪。

和父亲那张唯一的奖状不同，多年来我收获的光荣渐渐多了起来。学校表彰、乡党委嘉奖，各类证书层层叠叠，攒下厚厚一沓。而我最为珍视的，是县级“优秀教师”“教学能手”两项荣誉。这不仅是一纸奖状，更是对我专业能力的认可，是对多年坚守讲台、潜心育人的肯定。

除了教书，我还有一份爱好：写作、拍照。多年来我一直坚守这份热爱，最初是出于对文字的喜悦，后来慢慢变成了一种记录生活的方式。乡里的变化、学校的故事、孩子的成长，都成了我笔下的素材。稿子寄出去，有的石沉大海，有的变成了铅字。这些年来，橱柜里积攒了一堆样报样刊，参加各类征文比赛的获奖证书也塞了满满一抽屉。还有那些稿费单，数额不大，却每一张都是对我笔墨耕耘的认可。

我的小儿子，正是淘气的年纪，对什么都充满好奇。有一回，他翻箱倒柜，把我荣誉证书和样报样刊全扒拉了出来，摊了一地。我正要责怪他，却看见他趴在地板上，一本正经地翻看着那些证书和报刊。

“爸爸，这是什么？”他指着“优秀教师”的证书，歪着脑袋问。

“那是爸爸得的奖。”我说。

“爸爸好厉害！”他眼睛亮晶晶的，又翻出一本样刊，“爸爸，你的名字怎么印在这上面了？”

“那是爸爸写的文章，人家喜欢，就印出来了。”

小家伙来劲了，一本一本地翻，一个问题接一个问题地问。最后，他站起来，拍着胸脯说：“爸爸，我长大了也要像你一样，得很多很多奖！”

我心里一热，蹲下来摸了摸他的头。那一刻，我忽然明白了什么。

父亲一辈子只领了一张奖状，贴在中堂，贴了一辈子。我领了一沓，塞在抽屉里，儿子翻了一地。等哪天他长大了，也许会把它一张张贴起来——贴在哪里都行。